

编 者 的 话

我们编辑的《文史资料》第七辑与读者见面了。我们这辑共选印九篇文章，其中清末民初时期的一篇、伪满时期的三篇、解放初期的三篇、属于地名、文物方面的二篇。

《镇东治初三次续放荒段简介》是以《县志》和有关材料摘编整理而成，《日本开拓移民政策严重吞食镇东土地》是作者采访并参考了日文开拓史料写成，《伪满镇东县协和会》是几位亲历者提供的材料经整理而成，《伪满镇东县兴农合作社》是亲历者本人所撰写。解放初期的三篇文章中，前二篇是亲历者的口述和自己撰写，后一篇属于调查材料。

伪满时期的文章中涉及不少伪职员的人名，因为有的属于亲历者本人所提供，有的属于亲历者本人所撰写，所以均保留其原名。鉴于这些史料的时间较久，尽管我们努力查寻、核实，也难免有不翔实之处。对此，我们尊重原撰写者的史实付印了，相信读者会用分析的态度和历史的目光来对待书中的问题。

本《文史资料》从第二辑到第六辑的编辑均为本辑编辑宋德馨所编辑，为便于联系，特此告知。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对我们各辑书中的内容失实和文字中的错误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八月

文 史 资 料

政协镇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第七辑

目 录

镇东治初三次续放荒段简介……………吉万方（1）

日本开拓移民政策严重吞食镇东土地……………吉万方（6）

伪满镇东县协和会……………胡国忠、张焕东（15）

伪满镇东县兴农合作社……………张乃仁（26）

回忆与王冠军同志在一起的日子里
……米阁臣口述 孙继贤、胡国忠记录整理（34）

镇赉县老百姓机坊……………孙继贤（56）

镇赉县蒙古族人民在建立人民政权和解放战争中
的贡献……………县史志办公室供稿（65）

地名三则……………地名办 李华廷（79）

拉干庙……………镇赉县文管所 李景冰（82）

征稿启事……………（85）

镇东治初三次续放荒段简介

吉 万 方

镇东县境南环洮儿河，东临嫩江，北绕兴安岭台地，平原沃野，水草丰茂，是一块沉睡千年的处女地。晚清时代，比邻强敌，边事日急，府库积弱，迫使清王朝不得不设法巩固藩篱，取消封禁，采取放荒招垦，实行移民实边政策。遂于清光绪、宣统年间，置荒务局，于洮南府开放科尔沁右翼前、中、后三旗之荒，移民实边，垦辟经营，实现经济振兴。镇邑为后旗镇国公封地，开放最晚。复因蒙匪乌泰反叛，灾患频仍，垦务不振，长期未得兴盛。自洮昂铁路通车，交通便利，垦民日众，地价增高，顺机力导，遂垦务振兴，荒漠尽辟，沧海变作良田，平野悉成膏壤。

科尔沁右翼三旗在哲盟中放荒最晚。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始设蒙荒行局，丈放前旗扎萨克图王荒地，三十四年四月开放后旗镇国公洮儿河以南（即安广一带）荒地，三十四年六月开放洮儿河北段荒地，即镇东境内大部分荒地。斯年十月奉令裁并荒务局，一切荒务事宜均为洮南知府兼办。民国二年洮南府改洮南县，所有荒务事宜暂由各县自行设科办理。民国三年改为洮昌道兼办。道署移至辽源，而荒务复由洮南县设科办理。因各县垦务逐渐发达，关于地亩诉讼，课赋稽核均无据查考，各县纷纷请求省署将荒务由各县自行设科办

理，以清手续而便考核。省长王岷山，考虑实际，遂于民国十四年六月委派科员陈占甲（后为县知事）赴洮南办理此务，故将荒务局历年经放之一切荒务卷档图册分发各县。由此，镇东始自办荒务。

镇东放荒之初，因蒙古族人世居塞外，语言、风俗均与汉人有别。政府提出筹边放荒之策，蒙人无何表示。清光绪三十四年春，荒务局拟放镇国公旗洮儿河北段余荒，蒙族无积极态度，时机尚不成熟，未能轻动。同年四月荒务总办毛祖模闻知镇国公印军济克吉特加卜因修公府和喇嘛庙，亏银六万余两，赴洮南借贷，事情紧迫。故趁此机欲说服其允放此余荒。济克吉特加卜入洮南后寓居庆升号内。此间来庆升号办事的一熟地户闻知，愿贷数万金给济克吉特加卜，欲抢先阻挠公府放此余荒，其目的是以此余荒为借贷条件。济克吉特加卜因需款情迫，已有成议。正值此时，被庆升号执事李尚芝得知消息，立告官府，官府当即命令劝阻，并派员与济克吉特加卜会晤。毛总办恳切开导，济克吉特加卜才放弃原打算，并同意按旧章办事，丈放荒地。公府需款紧迫，强调必先暂贷白银三万两，以济燃眉之急。毛总办考虑原放荒已有借贷，经反复磋商同意再给济克吉特加卜贷款白银一万五千两，并由庆升号牵头，协同各商号将银款尽速凑足。毛总办当即派员偕同济克吉特加卜一起赴公府，并会晤镇国公拉喜敏珠尔议订，领得印文。之后又偕同济克吉特加卜回洮南办理借贷款项。随之又派员当即前往洮儿河北段，按印文规定详勘荒段，由洮儿河北沿长六十里西至扎萨克图界，东至扎赉特旗界。四月初十绘制图帖，呈请督抚，旋即于五月

十五日批准，六月初始丈量勘放。历经五个月，共勘得生熟荒地四千二百二十八方。编名号为“恭”、“宽”、“信”“敏”、“惠”等五段，上中下三等共计四千五百九十八号。此为初放荒之实情。

镇旗河北五段余荒丈量之后，领户日多，荒地渐辟。然而河北荒地宽阔平衍，仍有大面积沃野佳壤，尚可持续放。洮南知府孙葆璜遂又出面，于宣统元年同公府商妥，续放余荒。南与原放荒段毗连，北至本旗乌鸦站，东北至扎赉特王旗界，西南至本旗留界接扎萨克图王旗界。计南北长五十五里，东西宽或七八十里，或三五十里不等。共得毛荒二千五百余方，初编名号为“展”字段，后改为“新”字段荒，共二千七百七十五号。此为第一次续放荒段之实情。

自“新”字段荒丈量之后，镇国公旗因大兴土木，修造公府，建筑庙宇亏款日增，加之日用浩繁，虽放大部分荒段仍入不抵出，筹款乏策，主动提出续放荒段。情愿将乌鸦站荒段出放，并恳请将荒款尽数归旗，以便清欠债务。经荒务局批准，续放西南至扎萨克图王旗界，东南至“新”字段，东北至乌鸦站留界，西北至本旗马鞍山。东西宽五十七里，南北长五十四里。该荒段土质虽佳，但因距县邑较远，长时间无人过问。后来由洮南庆升号金州户孟敷起等三人合股承包，领编名号为“明”字段，共二千二百四十五号，合二千五百二十五方，一律列为下等地。此为第二次续放荒段之实情。

民国元年乌泰乱后，公旗凋敝，蒙人生计日窘，维持旗务，赈济灾黎均无所赖。该旗印军寿明阿遂于民国四年特赴洮南，与洮昌道尹兼荒务局总办就商，愿放乌鸦站西北之本

旗马鞍山荒地，以舒困境。总办允为转请，遂奉令于是年五月实行文放。共分三段：一段在马鞍山之南，东西宽十里，南北长九里，中间四方作为镇基之用（欲将县邑迁此，因商民反对未能实现）；一段在马鞍山之东，东西宽约二十余里，南北长约十五里；一段在敖兰套拉稿山之南，西南与扎萨克图王旗毗连，形如三角。三段荒共计五百余方，编名号为“安”字段，共五百六十四号，一律定为下等地。

各荒段土地范围、垧数、土质条件及荒价等情况，详见下表：

荒 段	字别	等则	方数	合 垧 数	土质	每垧荒价
乃拉海里	恭	上	492	22,140	黑淤	4两4钱
哈拉套保	恭	中	288.5	12,982.5	黑沙	2两4钱
抱好屯	恭	下	754.5	33,952.5	黄白	1两4钱
麻子豪心	宽	上	322.5	14,512.5	黑淤	4两4钱
新爱力	宽	中	150	6,750	黑沙	2两4钱
利顺昭	宽	下	427.5	19,237.5	黄白	1两4钱
胡立台	信	上	270	12,150	黑淤	4两4钱
好来抱马吐	信	中	150	6,750	黑沙	2两4钱
太平庄	信	下	472.5	21,262.5	黄白	1两4钱
混沌庙	敏	上	120	5,400	黑淤	4两4钱
抱马吉	敏	中	150	6,750	黑沙	2两4钱
少拉古鲁	敏	下	360	16,200	黄白	1两4钱
板金屯	惠	上	215	9,675	黑淤	4两4钱
哈拉火烧	惠	中	150	6,750	黑沙	2两4钱
毛改吐	惠	下	65	2,925	黄白	1两4钱
葛连昭	新	下	2,500	112,500	黑沙	1两4钱
乌鸦站	明	下	2,525	113,625	黑沙	1两4钱
马鞍山	安	下	500	22,500	黑沙	1两4钱
合 计			9612.5	432,562.5		

综上所述，镇东于清光绪、宣统年间至民国十四年，先后所放荒约计四十九万垧之多。土质膏腴，一经垦种，均为上等地。全境所垦荒地与原放生荒比较，垦为熟地尚不及百分之三。境内大面积荒地仍为一片草原。不仅如此，全境所放荒地在民国十四年以前，由于乌泰叛乱，连年水害，兵匪侵扰等原因，实际耕种土地数，不过二万五千四百余垧，仅占所放生荒四十九万垧的百分之五不足。自陈占甲知事上任后，生荒开辟日增，商贾日盛，镇东方才有了些新面貌。这便是镇东设治初三次续放荒段之大概情况。

（此稿根据《镇东县志》及奉天省、洮南府、洮昌道等署公文、奉飭整理。）

日本移民开拓政策严重吞食镇东土地

吉 万 方

日本帝国主义者牢固地占领我东北之后，为了更大限度地掠夺我东北土地和法西斯高压我东北人民，从一九三二年起，就在我东北实行土地“收买”、移民开拓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囿于侵略战争，人力不足，将国内仅有的老弱病残倾巢而出，移至我东北，致使有的地区全部被日本占领，有的地区分期分批地逐步被其蚕食，假我东北之土地和劳力以养其民。镇东属于不能一次被占领的地区之一。一九三九年以来，镇东被日本霸占的土地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在这些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农民，全部沦为日本开拓团皮鞭下的奴隶。

移民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日本经济陷入严重困境。特别是农村，由于日本垄断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致使农村凋蔽不堪，无地和少地的广大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日本当局妄图通过发动血腥的侵略战争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同时也试图用大规模移民的办法，输出“饥饿”，缓和阶级矛盾，扩大自己的殖民势力。

日本帝国的移民政策，早在一九一四年就开始试行了。

当时主要是针对朝鲜和我国台湾。日本在我国东北的移民侵略狂潮是从“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成立后开始的。一九三二年一月，移民侵略政策的积极推行者石黑忠笃（伪满农林次官）、加藤完治（日本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宗光彦（满铁公主岭农业实验所所长）等三人共同策划，向日本拓务省当局提出一件所谓《满蒙移植民事业计划书》，主张以在乡军人为主体的全日本范围总动员募集移民。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日本第六十三届临时议会竟凶相毕露地通过了这个《移植民计划书》，并决定首批向满洲移民五百人，预算二十万七千元，称之为“满洲试验移民费”。就这样被命名为“吉林屯垦第一大队”的首批移民于一九二三年十月飘洋过海进入我东北佳木斯，又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到达永丰镇，开始了对我国领土的殖民占领。到一九三六年日本对我东北的移民侵略形成高潮，先后共移民五次，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同年日本当局又炮制出所谓“百万户移民计划”，妄图全面占领我东北土地。卖国求荣的伪满洲当局竟然把日本广田内阁所确定的七大国策之一的“百万户移民计划”，与相继出笼的所谓“北边振兴计划”、“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称之为自己的“三大国策”。显然伪满洲当局是情愿把我东北国土拱手让给日本帝国，变为日本的永久殖民地，甘当日本人皮鞭下的奴才。

日本对华的移民政策是由日本关东军直接插手策划的。早在一九三四年底，日本关东军根据几次移民试验，召开会议，总结经验，审议移民政策的具体措施，进一步从组织上强化了移民政策的实施，在组织机构方面，日伪双方均做了

相应的安排。一九三五年四月，伪满洲当局在民政部地方司内设立了拓政科，同年七月又改拓政科为拓政司，转由伪产业部管辖。一九三八年一月，又进一步将伪拓政司扩大为开拓总局，同时各省、县相应地设立开拓厅、开拓科、开拓股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拓务省组成“海外拓务委员会”，并在东京成立“满洲移民协会”。一九三六年一月和九月，作为移民侵略的具体实施机关，先后成立了“满洲拓殖股份公司”、“满洲拓殖公社”，并拟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草案，由伪满洲国政府负责安排移民用地。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日伪当局还共同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加紧扩大侵略政策的行动纲领，充分暴露了“开拓政策”是日本把我东北作为试图独霸亚洲的侵略基地的实质。

日本对华移民侵略，凡每占领一个地区，都是事先作了周密考虑后才进驻的。他把所侵占的地区划分三个地带：

“开拓第一线地带”是从伪间岛省（延边地区）起，经伪牡丹江省、东安省、三江省、黑河省，至兴安南省，即与苏联接壤的地区，目的在于对苏战争准备，必要时充作兵站和据点；“开拓第二线地带”是伪通化省、吉林省、滨江省、北安省、龙江省、兴安东省、兴安南省等地区，即沿长白山、哈尔滨岭、老爷岭、大、小兴安岭的里侧及松辽平原外侧。主要是为了切断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之间的联系，并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开拓第三线地带”是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周围和重要河川沿岸，包括扎兰屯、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吉林、长春、兴安、公主岭、四平、

沈阳、抚顺、鞍山、阜新、锦州等地。其目的在于经济掠夺和防止我抗日游击队的袭击。

镇东地属龙江省，又为松辽平原东部边缘，跨嫩江便是抗日联军频繁活动的三肇地区，北为大、小兴安岭，老爷岭，亦是谢文东、丁超、李杜义勇军活动的地带。而且北有齐齐哈尔，南有长春、四平、沈阳等大、中城市，铁路横贯南北，交通便利，土地肥沃，既适于防止抗日游击队活动，又适于经济掠夺，自然是日本侵略者吞食的一块肥肉。

镇东从一九三九年开始执行开拓整备（收买土地）工作。县设立了开拓地整备委员会，下设土地整备班，专理收买土地事务。全县土地被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日本开拓用地，另一部分为当地民众一般用地。被划分为开拓用地的原土地所有者，丧失土地所有权，强迫将自己祖辈所耕种的土地用低价被收归开拓团所有。开拓团只给原地价四分之一的价格，而且把土地划分为许多等级，极力压等压价，强迫收归开拓团。一般的土地每垧只能得到三十元钱，更有甚者，许多地块只给低廉的荒地价十五元钱就被剥夺去了。经过三年的土地整备，全县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土地被开拓团所占有。这种所谓的“土地收买”是日本侵略者在我镇东地域所犯下的彻头彻尾的法西斯暴行。就连日本开拓民都不得不承认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犯罪。日本开拓民后藤藏人在《满蒙开拓难民的记录》中写道：“在这梦一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无法忘怀的是，常常在心中不知怎的就阵发象针刺一样的疼痛。这种情况几乎是从来没有说出口的，我们的土地是名为满洲拓殖公社这个大机关给与的，而这个机关在靠日本军

事力量建立起来的所谓满洲国的秩序中，从如今我们仍在使役着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手中，与其说白给一样购买莫如说强夺了土地。这当然不是我们直接干的，是入殖后才弄明白的，但我们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成寐的。”日本拓民这段良心话，一针见血地道破了日本侵略者的豺狼本性。日本通过土地收买进行移民开拓，其实这些日本移民很少劳动。他们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直接雇佣一些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为其劳动，收入归各开拓团占有；另一部分土地便租给当地农民，而这些农民竟变成日本开拓团的佃户。他们除按常例缴纳地捐地稅外，还要缴纳地租。即使是三等地，每垧地也要缴纳八、九斗粮。他们并不直接收粮，而是核价缴纳现金，日本人称之为“小作科”。这些地租金由伪满洲国地稅部门代收，然后转至日本拓殖株式公社。在这些开拓地上辛勤劳动的人民流下的血汗，就这样流入日本的金库里。

日本当局从一九三九年起，在镇东共设八个开拓团，其中建成的有六个开拓团本部，两个正在建设中的内国开拓团。开拓团本部有龙山（镇南）开拓团、那汗昭开拓团、套保（到保）开拓团、白旦昭开拓团、大岗开拓团、东屏开拓团。内国开拓团有包金台开拓团、胡力台开拓团。在开拓团本部中又分为一般移民开拓团，如龙山开拓团、那汗昭开拓团、套保开拓团、白旦昭开拓团。这些开拓团均属一般移民，即日本移民携带家眷到中国“耕种”土地。还有一种叫做“义勇队”移民，亦称之为“青年训练所”，如东屏开拓团、大岗开拓团。

所谓“青年训练所”，是根据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拓

务省拟定的所谓《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募集要纲》进行的。《要纲》规定，在日本大办青少年义勇队训练所，即将年满十六至十九岁的日本青少年，经过为期三年的军事训练，然后组成义勇队开拓团进行移民。我们从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中看到的情景就一目了然了。阿信的两个儿子就是经过国内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被招募来到我国东北的。这种义勇队开拓民不单是一般开拓民的辅助力量，更重要的是作为军事上的后备力量而出现的，既是日本侵略军的后备兵源，又是战时守备铁路、军用设施和镇压中国人民反抗的别动队。训练所分大小两种。大训练所定员600—1200人，小训练所300人。镇东大岗、东屏两个训练所均为小训练所。主要耕种土地，发展畜牧业。根据《训练实施纲要》规定，训练内容很全面，包括生活训练、农业、畜产、特技、精神陶冶、知识涵养教学训练、武士道军体训练等。特技训练内容广泛，如农机具、通讯、测量、农业土木、农、畜、农产加工、经理、木工、挂铁掌、锻工、炼瓦、酿造、给水、卫生保健、医护、荣养、气象观测、照相等，无所不包。日本妄图长期霸占中国土地，所以各种管理人才都通过训练所独自培训。

所谓“内国”开拓团，大体可分三种：一种是土地被剥夺，中国民众被搬迁到伪当局指定地域去耕种土地；二是土地被剥夺的中国农民被驱赶到边疆开荒，荒地开成熟地后，又被驱赶到另一个地区开荒，甚至有的数次遭此境遇；三是土地被剥夺后，中国民众虽未离开原地，但被定为日本开拓民或移民公司的佃户，受到双重奴役和剥削。这种剥削

手段更加残酷。镇东胡立台、包金台两个内国开拓团就属于最后一种类型。开拓团霸占了当地农民的土地，而他们又不能全部由自己耕种，拿出30%至40%的土地招雇被剥夺了土地的当地农民去耕种。而日本开拓民则坐享其成。甚至有的日本开拓民利用自己手中的钱放高利贷，残酷剥削中国农民。这种既纳地租、又还高利贷的剥削压榨，给我镇东广大农民带来极大灾难。胡立台、包金台的农民有的被迁出去指定地点开荒，由伪满洲国当局被给木料盖房子，开荒三年不纳地租，还拨给一部分牲畜、农具。然而物资是以按价贷款形式，三年内要分年偿还一切债务。幸运的是上述两个内国开拓团正在建设中，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伪满洲国也倒台了，镇东人民才免遭一场更大的灾难。

镇东共有日本移民550余户，约4,300余人。其中龙山开拓团有日本开拓民200多户和一些单身青年，大约1,000多人；那汗昭开拓团有150多户，约600余人；套保开拓团有200多户，约800余人；大岗开拓团有500多人，都是单身青年；东屏开拓团约500多人，亦都是单身青年；白兰昭开拓团所属七個大小分散居住点，都带家眷，有200户，约800多人。除青年训练所外，各开拓团亦都设有分散居住点，每个点三至五户，与当地农民杂居，所需住房由当地从居民房屋中经县辅导部出面协商解决。许多原中国人住户因受日本人气被挤走，多数住户被迁出到不设或暂不设开拓团的地区落户，拨给部分熟地，更多的土地是靠自己开荒解决。随着日本移民人口增多，大多数当地农民被动迁到指定地区盖房或插户居住。日本侵略者实际就是采取这种蚕食手段，达到逐步占领

我东北甚至全中国土地的罪恶目的。

日本开拓团由于受日本关东军武装力量的保护，欺压当地百姓的事件不断发生。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的七年中，日本开拓团欺压我镇东百姓的事件不下几十起。据史料记载，“镇东县龙山开拓团承认，只在一九四一年就对周围群众施加暴行六起，其中包括殴打群众、枪杀牲畜、窃取干草，等等。另外残害人民致残至死等更加严重的暴行也时有发生。”（详见《伪满洲国史》351——352页）又如二井子地区当地农民的散马群，不慎跑进白旦昭开拓团的地界去，开拓团发现后，便将群众的散马群赶到开拓团部院内圈起来，两三天不喂不饮，又不通知群众认领，企图强行霸占。“当地群众又不敢去日本开拓团取马，怕惹事招祸，只好凑钱带着重重的礼物跑到县城请县开拓股辅导部出面调停。最后把县协和会的日本官员搬出来交涉，才把马群放了出来。当地百姓实在是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遭受凌辱。

1945年端午节前夕，即日本投降的前几个月，青苗在地的时候，那汗昭、白旦昭两个开拓团突然大搬家，一股脑全都与套保开拓团集中到一块去了，把当地群众分别赶到那汗昭、白旦昭，与那里的开拓团房换房、地换地、青苗换青苗。实际上，日本人已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为便于撤退把开拓民集中到铁路沿线，等待上方调遣。这一罪恶举动却严重地坑害了当地群众。俗话说，“破家值万贯”，不仅东西受到损失，土地、青苗都不及自己的好，而且数量、品种都得不到原数，群众只能耐着性子等待他们的灭亡。

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开拓团的罪行，主要责任不在开拓民，而在日本制定政策的少数侵略者。开拓团的暴行是日本法西斯思想的影响和民族离间政策的必然结果。走“开拓”之路，是多数日本人民被逼而走的穷途末路。在开拓团成员中，纯农民很少，除一部分无知的青少年之外，大多数是小手工业者或失业人员，如木匠、瓦匠、油漆匠、理发匠和小商贩等。他们在国内是被强制和动员而来满洲的。在日本只领得出国渡航费和落户安置费（每口人四百元）。当然，他们必竟是侵略国的国民，生活上有保障，比起我国群众要富裕得多。其中也有少数日本人，除领取国家拨给的費用外，个人手中也有钱。这些人与我们当地贫困农民发生高利贷关系，许多残暴行径多半是这些人干的。而他们中大多数日本移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日本帝国侵略政策的受害者。

事实上也是这样，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节节失利，开拓团中的大多数男性农民，陆续被征招入武，青年训练所的义勇队开拓民更是首当其冲，战争中充当日本侵略者的炮灰，所剩无几，标志着日本侵略政策的彻底失败。日本侵略者终于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开拓民中所剩下的老老少少、孤儿寡母像羊群一样被赶出中国领土。从此镇东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日本侵略者奴役的历史。为了永远记住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段罪恶的历史，我们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决不能让那悲惨的历史重演。

伪满镇东县协和会

胡国志 张焕东

1931年9月18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我国沈阳北郊的柳条沟事件，日本铁蹄很快踏遍了我国东北三省。从此，我东北锦绣河山便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日本帝国的亡国奴。

日本帝国主义为平息世界舆论，掩盖他们的侵略本质，便抬出扶植已久的清朝废帝溥仪为傀儡，号为执政。1932年3月1日，在日本人的导演下，溥仪于长春原吉长道尹公署举行伪满洲国建国典礼，并发表了“执政宣言”，继而组成了日本人掌握实权的伪内阁，并宣布了伪省长，组织伪县级政权。

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护和巩固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除了用武力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满抗日活动、控制政权、强化治安外，还进行思想统治，推行精神麻醉的“怀柔政策”。他们成立民众教育馆，立教堂、办道德会、慈善堂、大肆宣传宿命论、日满一德一心、大东亚共荣圈，等等。“协和会”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织。

提起“协和会”，年过花甲、伪满时期过来的人都能知道，那是伪满时期的大门势头。但有许多人知其名而不知其实，受其害而不知其所以受害。